

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

花

剑铧 著

期

北岳文艺出版社

花期

剑铎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7.5/1004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冯 云

花 期

剑 铎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75 字数：259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8 000 册

*

ISBN 7-5378-1655-7

I·1615 定价：15.00 元

内 容 提 要

一位名叫“花儿”的农村少女，正值青春年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憧憬和幻想时，家中却出了变故：爹病了，娘老了。花儿是独生女，她不得不从高中辍学。回乡后，除了务农和操持家务外，她唯一的使命就是要支撑门户，要尽快招回女婿，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但是，花儿在厚厚的黄土地上，仍然追求着她似乎不应该追求的一切：知识、爱情、事业、前途。在与命运的搏斗中，花认识了贫穷、道德的涵义。认识了像梦一样的白马王子和对她爱得发狂的有妇之夫。她像一粒顽强的种子，在贫瘠的土地中，慢慢地破土发芽……

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

ISBN 461/04

山西作家长篇小说丛书

乡村豪门

许建斌 著

野狐峪

彭 图 著

残庄

郭润生 著

滴翠崖

刘维颖 著

特别提款权

钟道新 著

黎明大出殡

李秀峰 著

花期

剑 铎 著

种子

王祥夫 著

社 长 马森彪
总 编 辑：冯 云
责任编辑：徐光毅
装帧设计：逯彩华
内文设计：逯彩华

第一部

十七岁那年，我父亲病了。病好之后腿有点瘸，加上人逐渐老了，身子骨越来越熬不过那几亩责任田。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我便从社办高中辍学回家。

走在坑坑凹凹的小路上，树上的麻雀从一棵树枝跳到另一棵树梢，不时地喳喳几声。跟在父亲后面，脚步机械地往前蹭，脑袋就像这未耕种的黄土地，没有丝毫内

容。俗话说：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我就是不愿意，一想起母亲虾米一样累弯的腰和父亲一瘸一瘸的腿，就什么也不敢往下想了……娘一辈子身体不好，好不容易才生下唯一的我。那几间破房，那几扇破门板，总得有个人往起支撑呀！尽管我是个身体并不健壮的女孩子。那时，我像娘的小肚子一样无可奈何。

第二天，爹在楼的前面套了根粗绳子，让我在前面拉着，他在后面吃力地把着楼。尖尖的犁铧顽强地划破地皮，楼一摇一摇地把种子播入黄黄的深土里……大半晌过去了，我和爹的全身都像水洗过一般。爹累了，我也累了，爹在地头一圪蹴，掏出小兰花边卷边喊：“花儿……歇一歇”。我便坐在爹拍的土堰上，望着从来都不动声色的天崖山和飘在山顶的几朵白云，呆呆地想些学校里的事情，想好几年来一直盘踞在我脑子里的蓝图……不顶了，不顶了！这黄土是有魔力的，把我的一切都给淹没了。

空旷的田野传来几声庄户人的吆喝声，我感到我的胸中隐隐作痛，疼痛中好似有东西把我的心一块块割碎了又扔在土里作了肥料。想起来，那年的种子就是在这种肥料中欣然顶破地皮的。

天上的太阳越滚越热，我们庄户人的农活也越来越繁忙。间苗、锄地、施肥、拔草，有干不完的活。跟那些不念书的农家女比起来，我自叹弗如。看见爹在人群中佝偻着腰，低着瘦瘦的脑壳的那种自卑样，我像读过的童话中一只瘦弱的猫，克服了先天的不足，硬着头皮在生活面前强壮起来。

那天，我在离家较远的山坡间苗，加上感冒，加上暑热，加上痛经病犯了，一上午憋着肚子干了一半活，下午怎么也动不了。我想回家，走了几步，走到一座土坟的乱石堆上，连爬一步的劲也没了……

我躺在祖宗的坟墓边，痛得龇牙咧嘴，直想把他们的白骨抠出来，让狗来啃才能减轻我的痛苦。记得我在乱石堆上滚来滚去，想

滚过去把旧草帽捡起来挡在脸上。草帽快到手了，被一阵不知从哪刮来的鬼风一吹，又跟我隔开一段距离。太阳落山后，娘和爹找到我，我已经在痛过之后睡着了。

到了麦子金黄的时候，村里李婶给我提亲。男方是邻村一个公办教师，说是见过我几次，心中挺中意，说我还偷看过他几眼，并向他留下过一个笑。我想了想，记不起有这回事，也许我是无心地看过他，无心地浅笑过。那时我念书，心情好，微笑是常挂在嘴边的。自从辍学后，除了咬牙把我家庄稼种得跟别人家一样好，把我家的猪羊喂得跟别人家一样肥外，我没有更多的奢望。

爹问：“弟兄几个？”

李婶答：“跟花一样是根独苗。”

爹说：“不行。”

李婶斜爹一眼：“咋啦？”

爹看也不看李婶说：“我家没儿，花的女婿要招！”

我很快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在割麦子的头一天，爹噌噌地磨了半夜镰，把我所有能用的镰刀都磨得锋芒毕露，充满杀机。我在爹的磨镰声中沉沉入睡……梦见我变成一把比车轮还大的镰刀，在地上速度很快地旋转着。一眨眼功夫，我把大片大片的麦子齐根割倒。麦穗在麦秆上叹息着，狼藉遍地，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正当我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骄傲时，娘喊醒了我，让我趁天没亮日头没出来，赶快跟爹下地。

村里有句老话：“男人割麦子，女人坐月子！”没有亲身体验，是想象不出这两句话的真实涵义。

我一到地头，满眼尽是金黄的麦田，麦田竖起密匝匝的麦芒，像举起密匝匝的刀枪一样向我提出挑战。爹脸上的神色正好与我相反，我看见他露出发黄的牙，像是欣喜，但又很庄严，就像马上就要咀嚼金黄的颗粒一样。随后他弯下腰，我也学着他的样子虔诚地弯

下腰……一瞬间，我意识到我生下来就是一件农具，命中注定我要跟黄土一场接一场地战斗下去，直至死！老天爷，让世上所有不割麦子的女孩子开成花吧！我是没有那样的福分了。

我跪在地上。一拢拢麦子倒下来。我割得多么痛快，有种杀戮和征服的感觉刺激着我。日头出来了，烤焦了麦粒烤焦了我，不知道我身上流的是汗还是油。快到中午，娘提着一罐米汤半篮馍在地头上喊我和爹。

我和爹先把罐子里的米汤喝光，我才看见娘的眼光始终盯着我，娘说：“花，到抽水机上洗洗你的脸。”我看见爹被霉麦子弄得黑乎乎的老脸上，淌着几道发黄的汗渍，我不在乎地顶娘：“不洗！”娘悄悄地提着罐子朝抽水机走去。

我这才感到腿好困，腰好酸，肚子好疼。我躺在麦捆上，想把骨头展一展，忽然觉得背上毛刷刷的，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脱下背心，是几个带花的毛毛虫窜进来，抖掉它们，但留在背上的几个像丈量土地一样仍然串来串去，我狠狠地扯断它们，那粘粘糊糊的绿色血液涂了我一背。

赶天黑前，我拉起最后一车麦捆。车是爹装的，像座小山。遇到下坡，我使劲压车把，车把总是往高挑。遇到走平地，麦捆在车上颤颤抖抖的，让我的力气没法把握。在过一条不大的圪梁时，我一憋劲，下部又热又湿，跟着殷红的血从裤管里流出来，渗进脚下的土地里。

狗娘养的我，偏偏挑这种日子来潮！我发誓将来招婿，一定要招个腿肚内有儿子的男人，我要同他生个像牛一样壮实的男孩，而且不止一个……

庄稼地是个大熔炉，我不断地按照爹的需要锤炼成钢。爹在这段时间里，不停地把风吹大，把火加旺。我明白爹的意图，对爹安排给我的重活从不躲避，从不流露出一丝不满。我知道我必须尽快长大成人，来改变家庭这奄奄一息的状态。

七月的下午，我锄地回来，给羊割回满满一担青草。庄稼地那一股股灼人的热浪，把我烤出一身酸味。放下担子，我倒了一盆娘在太阳下晒温的水，关上小屋子的门。

我开始脱掉那身酸臭的衣裤。尽管汗水像盐水一样整日浸泡着皮肉，我的皮肤仍然黑中透出细腻的光泽。尽管各种农活整日弄得腰酸腿困，我的体型比念书时明显丰腴许多。尽管满脑子全是做儿子的想法，我的乳房却明显地告诉我——你是女人！是个有一定姿色的女人。

这些发现丝毫没引起我对自己的欣喜。

洗完后，我把头发随随便便地梳在脑后，换了件平时不大穿的粉红的的确良衬衣，下身是娘给我做的一条很肥的黑裤子。天擦黑时，秀云和翠枝过来叫我，相跟着到高村二里路的黄坪村看电影。

秀云的家境好，秀云的爹在煤矿上班。秀云有个弟弟，爹娘很金贵，平时好吃好穿，秀云总跟他差一截。

翠枝有个哥哥，长得满脸疙瘩，动不动好跟人打架。翠枝是她爹娘抱来的，准备今年腊月给她哥哥当媳妇。

能使我们感到慰藉的似乎是今晚的月亮和庄稼地散发出的各种沁人心脾的甜味……电影在黄坪篮球场放映。农村难得看场电影，人很多，半村人大部分带着大板凳和小板凳。

开演前，我们背后有两个年轻人，一胖一瘦，穿着乡下人穿不

成那样白的衬衣，说话的口音也不像本地人。他俩带着一条能坐好几个人的板凳，在放凳子时，不小心压住了我的脚。我一着疼，扭头瞪了他一眼，那个较瘦的年轻人一脸歉意，朝我说：“压疼了？坐在凳子上吧！”

准是能挡住他们的视线。我、秀云和翠枝往另一边挪了挪。

当电影演到银环知道叛徒是谁，在大雨中奔跑时，我的一只手被另一只男人的手捉住。我吓了一跳，赶快挣脱出来，扭头骂：“干甚？”

站在我面前的是长板凳上那位稍瘦的年轻人。在月光下，他的眼睛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我，神情是那么严肃。他长得很魁梧，头发的样式很好看，稍厚的上嘴唇，洋溢着自信和魅力，高挺的鼻梁，浑身散发着男性的气息。

我没有再说话，心平生第一次这样跳动得按捺不住。“这是真的吗？世上有这种事吗？”篮球场两边的垂柳梦一般地淌下无数枝条，我竟然看见一颗露珠在柳叶上闪烁。

他的举动会不会让秀云和翠枝看见？会不会让周围所有的眼睛看见？其中一个正好能告诉爹这情景。爹听后会怎样暴跳如雷？全村人知道后会怎样嚼舌头……我感到后脊梁一阵阵发冷，在尽量能活动开的范围内躲避着他。

我紧张地下部想尿，真的尿出一点。我叫秀云到厕所，秀云不想去。我从厕所返回来后，他，在人圈外等我。

他站在我跟前问：“能跟你说会话吗？”

我毫不思索地答：“不能。”

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疑虑和不满，他果然问：“你怕谁？”

我低下头，嘴跟心一块说：“谁也怕！”

他说：“你不用怕我，我一不是坏蛋，二不是有妇之夫！是你的人样吸引了我，让我变成厚脸皮。”

我在月光下端详着他，端详着这个不属于农村姑娘恋爱范围的年轻人——他让人动心。他的气质和外表以及一举一动焕发出一种美，一种能让我在一瞬间感到理想和现实相吻合的美感。我忘了自己是个农村姑娘，只觉得自己也是个非常美好的女子，跟他很匹配地站在一起。

后来我才明白，这就叫诱惑。

我被他深深地诱惑。当他提议我跟他沿着那条小河走走时，我答应了。但提醒自己一定要赶电影放完之前，跟秀云和翠枝相跟上。

蟋蟀拉长了声音，跟着青蛙起劲地唱，把今夜唱成了一支小夜曲。把我和他的脚步唱成流泻出的音符。

十七年来，我曾多少遍目睹过这条靠河的林荫小道，却从没像今夜展现得这么迷人。白杨树含情地站在河岸边，树叶被风弄得哗哗乱响。小河水像醉了般汨汨地向前流去，空气湿漉漉地把人的衣衫打湿，月光忽明忽暗地把人闪进爱的遐想中……

不知不觉，我和他走出很长一截路。坐在一块大石头旁，他抚着我打了厚茧的两只手问：“你下地？”

我笑了笑：“不下地做甚？”

“念书不好吗？”他问。

我伏在一棵白杨树上哭起来，我告诉他我的家不允许我上，我告诉他我做梦都想上大学中文系，我告诉他老师和同学们曾寄予我很大的希望，我告诉他我将失望地老死在这块黄土地上……

他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用他的脸擦去我流出的眼泪，用他稍厚的嘴唇吻了我头顶整个夜空。他说：“你不会一事无成的，黄土地不会把你这样优秀的女性埋葬掉！你要认准目标，克服困难，实现你的意愿。”

一个从不认识的人，一个萍水相逢的人，鼓舞了我的信心。

电影早散了，篮球场空无一人。我害怕得腿有点软，先前的想法成了事实，明天我将怎样面临现实。

他送我回家，在过一条水沟时，他把我抱起来，我在他有力的手臂上像一只羊羔一般。我明白了无论自己怎样努力，女人终归是女人！爹一辈子没个儿子的损失恐怕是难以弥补起来了。

离我家不远时，我让他回去，他说：“你先走，我看着你。”在我迈步的一刹那，他狂风般地将我卷进他的怀抱里。他极认真地问：“你会忘记我吗？”望着黑沉沉的天崖山，我回答：“不会的。”他叮嘱：“你等着，我会来找你的！”

三

一晚上我的耳膜被蟋蟀和青蛙声吵着，我的鼻子被屋里的醋瓮和咸菜瓮熏着，我的脑子被梦一般的年轻人搅着，无论翻过来还是折过去，就是睡不着。平时爹的鼾声穿墙打洞，今晚上不但爹没打一声鼾，连娘的梦话也没听见只言片语。糟了，明早上有我好吃的。

我的大脑搜索着对付的办法。明早上爹问我迟回的原因时我就说：“散完电影到秀云家坐了坐。”爹如果去秀云家找过我怎么答？就说我被人拦住了，跟人家坐了。糟了，那将更糟！爹不但会把我的腿打断而且还会被村里所有的人耻笑，像耻笑大街上发情的狗一样。以后还怎样做人？怎样顶爹这扇破烂的门户！……好头疼，睡吧！明天交给老天爷处理吧。

第二天，娘切菜的声音把我惊醒，我穿上衣服，没敢洗脸，锄头就挂在枣树丫上，悄悄地取下来准备走。一看，街门朝里上了把大锁子，靠街门的另一棵枣树上拴了根绳子。爹想咋？我的心哆嗦起来。爹想咋？我看见爹圪蹴在绳子底下，老眼里布满了血丝，想吃

人。

爹吼：“夜里去哪儿？”

我低着头：“秀云家坐来。”

爹扇了我一耳光：“胡说！你当我没找你？”

我知道躲不过一顿打了，呆呆地不知怎么开脱自己。爹黑着脸问：“哪的人勾你的魂？”

我受过的那点教育激发了我的反抗意识，我愤怒地看着又丑又瘸的爹喊：“勾了又能咋？”“能咋？能打死你这贱货！”

爹捡起根棍子向我打来，我还没来得及躲开，腿上麻麻地挨了一棍。一着疼，我不由地跪在地上。爹又劈头盖过一棍，我想，这下我该死了。第二棍好毒，我的头被打破了，血滴在我跪着的地面上。娘在屋里正和面，跑出来抓着面给我伤口上按，嘴里呜呜地哭着骂爹。

把我打出血大概不是爹的本意。爹一惊，指着拴好的绳子让我死，我忽然非常憎恨这个又丑又瘸的爹，是他中断了我美好的前程！是他把受苦的担子压在我稚嫩的肩膀上！他想咋？他还想咋？难道跟男人亲嘴也得他指定吗？让我死？我还想再依偎在那个年轻人的怀里，我还想再伏在他肩头痛快地哭一场，我还想与他结婚并生结结实实的孩子……但我生下的孩子决不姓爹的姓，我要让你这老头子变成绝户。我指着绳子告诉爹：“要想死你先死！”

爹疯了，拿起那根揍我的棍子狠狠地揍他自己。挥舞了一阵累了，坐在地上抱着头，号啕大哭起来……

爹伤心吗？伤心。爹可怜吗？可怜。爹的愿望始终空荡荡地像风一样刮来刮去。爹这棵老树留不下正二八经的根。祖宗们挤在牌位上、墓碑上在嘲笑他、训斥他、忿恨他，爹时刻能感觉到祖宗们的威胁。爹不能轻松，爹不能仁义，爹需要种子，可种子差不多已经熄灭，我不是他正二八经的种子。

爹能对我善罢干休吗？

爹进行了三天大屠杀。

第一天，爹杀了娘喂的十六只母鸡和三只公鸡。鸡头和鸡腿扔了一院，引得邻居家的公猫蹿上蹿下地很忙碌，引得苍蝇成群结队地赶来喝鸡血。鸡们的尸体七零八落地像瓜一样扔满了整个院子，让人看了恶心、呕吐、惨不忍睹。我想：鸡们要是有预感，鸡们要是有灵性，会排起队来预先把爹的两只眼啄掉，让他不但变成瘸子，而且变成瞎子。

第二天，爹拉了小平车，车轱辘碾着一只昨天杀掉的鸡，“嘭”一声，鸡肠子滚了一地。爹这个暴徒铁青着脸，一瘸一瘸地把平车拉出小院。

快到中午，爹回来了，拉回一车东西。娘正给我捞面，“哗啦”一声，爹把车上的东西倒在院中央，我和娘跑出去，都惊呆了。倒在院中央的是些未熟的、颗粒很小的秋山药，和发黄的、刚好能啃的嫩玉米。

爹是个庄户人，爹心疼自己的庄稼比心疼自己的身子骨还厉害。那年天上下了三天雨，接着又刮了一天大风，把地里的玉米和茭子刮得铺成地毯。爹到地头一看，心疼得把一支粗粗的旱烟扔掉，把两手插在他发硬的头发堆里。头发像被刀子割了一样被爹生生揪下几撮。爹站起来，拉来几车黄土，一锹一锹、一棵一棵地把那些扑倒的庄稼扶起来，培上土。遇到快折断的，爹从家里拿来破布条，像接骨医生处理自己的病人一样把它们包裹好。

爹呀！你把初秋的山药和玉米收回到这个本来应该是堆积秋后丰收粮食的院落，不是明明拿镰刀把自己那颗苍老的心割成碎块吗？

这棵桃树对我是有恩的，再有半个多月，它的果实就熟透了。靠顶上的桃子颜色特别鲜艳，吃起来也特别香甜。每年县城赶集，

爹都要弄几篓去卖，卖下的钱全为我付了学费。

院里堆满了爹大屠杀的结果。

整个院落暴露出说不出的丑陋和衰败。鸡的血腥味、毛桃和嫩山药渐渐腐烂的臭味，还有被雨浸过又被日头蒸发的破房子上所有木料的怪味，禁不住让我想象，这个院落将生长一个硕大无比的毒蘑菇，毒蘑菇的出现将堵塞我们一家人的呼吸道，使我们完全窒息。

爹好几天神情沮丧，躺在炕头上睡觉；鼾声穿墙打洞。娘总躲在我看不见的角落哭泣，能看见的只有娘烂桃一样的两只眼。

爹一辈子受苦受得瘸了腿，从没像这次绝望过。爹一辈子常参加婚丧嫁娶的酒宴，喝醉了酒就为些生活的不如意哭，从没像这次伤心过。看着这院落，我油然而产生出对自己的憎恶之情。我骂自己：“花，你连母狗都不如，母狗受了公狗，无论如何都要把肚子里的狗崽子生在主人家的院落里。你吃着这块土地上长出的五谷杂粮，被一个从不认识，从不知底的男人拉了拉手、亲了亲嘴，竟准备抛弃自己的老父老母！准备逃脱肩上对土地、对家庭的责任！花，你真配上吊绳子的惩罚，你真配你爹的棍子敲打。”

我毅然用小平车拉走我爹大屠杀的结果，又用扫帚扫干净院落。当下午爹睡醒刚睁开眼时，我诚诚恳恳、泪流满面地对爹发誓：“爹，我再也不胡干了！”

四

初恋像葡萄酒一样，回想时令人沉醉。初恋像黄昏挂在天上的晚霞一样令人神往。我的初恋却是苦海中做的一场黄粱美梦，醒来，留下些苦涩在心里。

不知为什么，我常无缘无故地发呆。端起碗吃饭时想起他，卡

在喉咙里的米说甚也咽不下去。睡觉时想起他，睡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由得回忆他的眼睛，他的嘴唇，和他对我那种亲昵的神态。越想越模糊，干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他像神一样飘忽在我心头，唤起我对男性的渴望，和对这个世界从未有过的感受。自从有过那个夜晚，今年的季节跟往年的季节不一样了，今年的天空跟往年的天空不一样了，今年的月亮跟往年的月亮也不一样了。

他改变了我的心。爹的脸常在这时忽悠忽悠飘进我的思绪。

我是什么人？是这块土地的奴隶，是浑身散发着汗臭的村姑，是父亲死后依然住着这房屋的传宗接代的工具，是又愁米又愁面，又愁老天不下雨又愁老天发洪水的庄稼人。

他是什么人？我压根就没问。家在哪里本人干什么我全没问。从他穿的白衬衣和一举一动的表现里，我能想象到他在生活里的种种优越，这优越拉长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我可以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他，我可以想象嫁给他是多么幸福，但让他窥见我的真实和我的艰难，我是多么不愿意呀！

他不会成为爹的上门女婿，我不会成为他的妻子。他再来找我时，我将理智地拒绝他，结束这场没有土壤的爱。

有天傍晚，快收工时，天上雷电交加，顷刻间酝酿成一场阵雨。我跑到地旁边的抽水机房避雨，焦虑地瞅着路上小坑里的积水。

他像神一样站在我面前，高高的个头，湿淋淋地全身挂满水珠。他身后是绿茵茵、齐刷刷的庄稼地，把他衬托得好庄严、好男人气。他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像要从默默地注视中看穿我的心思一样。

我受不了这眼神，把头扭到墙角一边。我的心咚咚地比初次见他还跳得厉害。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在我身后说：“把头扭过来，看看还认识我不？”